

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

罗尔纲 著



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十集

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

罗尔纲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陈汉孝

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

TAIPING TIANGUO SHI CONGKAO BINGJI

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十集

罗尔纲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9印张 字数 428 000字

1995年5月北京第1版 199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定价 29.80元

ISBN 7-108-00619-7/K·105

序

一

本书是《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是全套《太平天国史论文集》里面的第十集。

这一集共分七辑。第一辑收《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重考天朝田亩制度实施问题》、《太平天国是个什么性质的政权？》、《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太平天国兴亡管窥》四篇。

这四篇论文，加上另一篇收在广东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和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内的《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①，是我对太平天国革命总的看法。我这么一个看法，虽然是经过多年的潜研探索，但考证还欠广博，论述尚欠贍详，到今天，本书是预定编的论文集最后一集，不能不提出来了，我是怀着一片凛然的沉重的心情的。那只有虔诚地请求

① 《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是我对太平天国政体研究第四次写的论文。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写成《太平天国政体考》，参加第二年五月在南京召开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同时，在《历史学》季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得到几位同志的帮助，于这年冬第二次写成《太平天国政体再考》，刊于《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内。一九八一年三月，第三次改写，用《太平天国的虚君制》标题，参加两广召开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经过讨论和同志指教，第四次改写，定名为《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

读者指教而已！

二

第二辑收《太平天国革命前人口压迫问题》、《太平天国对外关系考》两篇。

《太平天国革命前人口压迫问题》是一九四四年至四六年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写的。那时我在做稽考太平天国革命背景的工作，看见一些专家学者写的我国人口著作，或有关我国人口问题的论著，对清代人口估计，竟盲目相信美、俄、日论者的臆说。如有人相信美国驻华公使洛克希尔武断清代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年）以前中国人口统计比较后来统计近于真实之说，因而对乾隆六年后人数量疑。有人相信俄人萨卡若夫说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的人口数，是疆吏迎合皇帝的意旨，故意多报之说，因而断定「乾隆末年之最高人口数目当为二六，五〇〇余万，并非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而日人根岸信论乾隆以后造报人口夸诞不可信之说，尤为人所信。我细读他们这些估计，并不是对文献钻研得出的结论，而是从一些浮光掠影的现象，作出「想当然」的说法。因此，我决定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人口问题，是社会研究所研究项目之一，整理有清代人口档案，当时该所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同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丰富的历史书籍。我搜集了社会所的资料，又借阅历史所的书藉。两所相距山路好几里，用担子把书籍挑回来，看完了一担又一担。经过艰苦探索，特别困难是我没有学过经济学和统计方法，边学边干，多得章有义同志帮助，有些还是他帮我计

算的，使我感激难忘。我写《湘军新志》约八个月，写《绿营兵志》约一年半，而写这篇专题，竟至两年之久。对我说来，是很困难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就有责任担负起来，而断断不可仰赖外国人，盲目崇信外国人。回想往事，不胜感慨系之！我这篇论文，曾发表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八卷第一期上。近来研究清代人口的同志多引用。昨读周源和同志《清代人口研究》评论此文说：「罗尔纲先生对解放前中国的南、北方生产力水平作过综合估计，认为中国每人要三亩土地方可维持生活，美国人贝克（De Baker）也认为，北方农民每人四亩，南方三亩余方能维持生活。同时代的罗氏与贝克估算相互接近并不奇怪，令人奇异的倒是这一估算居然与二百年前的洪亮吉所估计的、并和三百年前的杨履园的看法非常吻合。洪氏在乾隆五十八年说：『一人之身岁得四亩，便得生计矣。』明末清初的杨履园也说：『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即每人三·三亩到五亩，平均四·一五亩便可得生计。考虑到二十世纪比十八世纪生产力略高的情况，实际上罗氏、贝克与洪氏、杨氏的估计都是不谋而合的。『约得四亩便可生计』，这是一个有参考价值的指标。我们可以用这个土地与人口的比例常数作为划分人口过剩的标准，定出一个『温饱常数』，或者叫『饥寒界线的标志』」。又说：「晚清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与我国历史上人口空前规模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清初『民变』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话，那末到晚清农民革命则完全是要求生存的抗争了。罗尔纲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由于『人口压迫的说法，是不能轻易否定的』^①。我以一个门外汉，硬着头皮碰出来的东西，今天，竟为当代经济学家所齿及，实在太

惭愧了。当时印刷很少，有在本地找不得，到北京来看的。同志们来信借阅，无以应命，因特重改一遍，收在本集内。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本原因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兼并，农民为要求生存而起来进行的阶级斗争。人口压迫只是太平天国革命背景中的一种因素，并且是促成革命爆发的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当年旧著把人口压迫说为太平天国革命的主因是错的。现在重写，已把这个错误观点改正，并记旧著的错误于此。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考》是一九七九年写的。初稿得丁名楠同志赐阅一遍，蒙悉心指教，并改正一些错误。在写再稿时，又蒙茅家琦同志赐阅他的大著《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稿本。这是至今第一部史料丰富、论述贍详的太平天国外交史，使我这篇粗拙的考证增添了重要的史料。其中关于罗孝全收到那封洪秀全的信是一封假信便全是据自茅同志的考证，而叶师帅《由南京至广州送信纪事》之为真实，也是在茅同志引证的史料启示出来的。我首先要对丁、茅两同志的指教致以衷心的感谢！我想在谈这篇考证的时候，说说我做考证的态度。我做考证并不是为要证明某一看法而去考证的，而是要考明某一问题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而去考证。所以，常有考证得出的结果与当初「以为是怎样」的看法相反的。例如几十年来泛泛阅读各种资料，一直以为太平天国的政体是君主专制政体，到七十年代末，我对这问题进行研究了，考证的结果却得出太平天国的政体是军师负责制的结论。有时也好似是为主要证明

某一点而去考证的，其实在我的思想意识里绝不是这样。例如我对《水浒传》原本究竟是宣扬农民起义到底的七十回，还是有招安、征辽、平方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百回，我在二十年代就注意这问题，可是无从下手。到四十年代初，我从《诗经》发现水浒一词具有建立政权的意义。七十年代末我进行考证，目的是要探索「书名」是否与「内容」相符，等待考明的事实作出结论，而绝不是先有一个《水浒传》是宣扬农民起义到底的「看法」，去搜集有利的证据，而掩盖相反的证据，来论证「自己的主观意图」的。这是我一贯做考证的态度。现在回头来说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问题。在五十年代前，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太平天国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不懂外交」，没有「争取与国」，反而让敌人取得了「外援」。五十年代后，又流行着另一种说法，认为太平天国「曾经错误地因为宗教的形式相同的原故，而把以信奉基督教做招牌的资本主义侵略者看做朋友，完全不了解侵略者只是利用传教事业做侵略的工具，没有预想到就是这些满口讲上帝的教义的国家，竟会帮助敌人来打倒自己」。我进行本題的考证的时候，既没有反对这种说法或反对那种说法的意念，自己更不曾先存有一种主观的看法，而是把史料摆开，考清历史事实，从而作出：太平天国对外的方针政策是坚持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建筑在从古以来我国人民反抗异族侵略的传统，尤其是发扬光大鸦片战争反侵略伟大斗争的基础上的；它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制定了先反封建后反侵略的决策，以利用宗教，通商和友好往来三项政策来对付外国侵略者，它不是不懂外交，也不是没有预料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会帮助敌人来打倒自己，它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是有所戒备的，它不要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帮助，但却不

愿轻易失和陷于两面受敌；它预定把清朝打倒后，第二步就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倒的结论。一句话，我不是先有这些看法而去求证，而是经过考出的事实然后作出这些看法。我常听同志说：「我的观点和你不同」。我觉得这句话有些问题，因为，我们都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历史问题，不应该有不同的观点的。我体会同志所说的「观点」往往是自己主观的看法，而不是对历史事实经过一番稽考作出的。我认为做研究，必须先把事实弄清楚，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而不是把自己的「主观」说为「观点」的。愚鲁之见，不知有当否，敬请同志们指教。我对此文还要说几句话。有同志看了这篇稿子，说：「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哪里谈得到外交政策」！说我美化了太平天国。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一个忠告。这种忠告，有几位同志对我提过的。我曾经进行过检查，我热烈歌颂太平天国则有之，歪曲事实、弄虚作假来美化太平天国在我的思想意识里还没有检查出来。石达开是贵县人，我也是贵县人，三十年代，我写文章指出世传的石达开诗都是假的，当时贵县正在筹建翼王亭，我就被排出不得与闻。近年要拍石达开电影，我认为不应该为他走分裂路线的行动辩护。我考证李秀成是伪降，一九五四年写的《李秀成传》就指出是「幻想」，是「完全错」，「是不足为训的」^①，在一九六〇年写的《太平天国史》内《李秀成传》又予以批判说「有亏革命气节，青史无情，难免批判」。前几年祁龙威同志批评我用一首《毛竹笋，两头黄》的民歌来美化李秀成^②，我虽然绝不是由于这首民

① 见一九五六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三版《李秀成传》第五五页。

② 见《扬州师范学院报》一九八〇年第一期祁龙威《太平天国史研究概论》。

歌迎合自己的看法，而把假的作真来应用的，但是，确实没有考虑到它的可信的程度问题，就贸然采用了。这是错误的。到去年修改《赖文光传》时，我正要采用那首《烧杯清茶敬遵王》的民歌加入传内，想到祁同志的忠告，立即停笔了。从这些检查看来，我实在没有要美化太平天国。至于本文所考的太平天国对外方针政策，语语有据，「政策」两字，还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们三番四复说出来的。其非美化可知。但是，撰史之道，「平实」为难，我主观上虽然没有要把太平天国美化，而由于修养没有做好，客观上写出偏颇的东西自知是免不了，那唯有敬请读者多多指出其疵谬，我一定遵照修改的。

三

第三辑共收《太平天国的反孔》、《太平天国对文体的改革》等十篇。

《太平天国的反孔》一篇，考明太平天国反孔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孔子不说鬼神，认为迷信鬼神是不智。太平天国创立上帝教，要树立「独一真神」上帝的天上权威，也就是要树立洪秀全这个上帝之子的独一无二的地上权威，就必须打倒孔子。另一方面，孔子的尊者一定在上，卑者一定在下，男为主，女为从，贵和贱名分都绝对不可变的说教，与太平天国的革命理论、方针政策无不处于对立面，太平天国革命，势必须打倒孔子。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是始终如一，它对扫荡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对摧毁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的功绩是巨大的。但由于受着农民阶级的局限，不是新的生产

方式的代表者，不可能用科学的革命理论写成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来代替「四书」、「五经」，反孔这个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

《太平天国对文体的改革》一篇，考明洪秀全通过革命实践，根据群众的要求，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封建古文，提倡人民看得懂听得懂明白如话的文体，具有思想性战斗性的纪实文学。它在中国近代文化启蒙运动上实居于先导的地位。太平天国的诗文，产生于革命的实践，反映了太平天国惊天动地的革命业绩，在我国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宝库中放射出它的光华。

《关于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的问题》一文，是因为近年在几次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上，有几位同志提出根本否定太平天国有不准绘人物规定的论文，会后，在《文物》、《浙江学刊》、《人物》等学刊上发表。近年又有些地方发现说是太平天国的人物壁画，在报上报道，读者也有意见。我想到这是有关国家保护文物的现实问题，我是参加过这些工作中的一名人员，理应对人民负责，把我们当年提出太平天国这条规定的根据，这条规定是否只限于前期而后期已不复存在，以及据我们所知后期有何新情况发现等等，向同志们作一些简要的汇报，以求指教。因此，我于一九八四年秋写了这篇论文送去《文物》。《文物》编辑部审阅后，回信说：「于学术研究，追求真理的精神及以诚待人的态度，见于字里行间，十分令人钦佩」①。把此文留到一九八五年七月《文物》出版三百五十期纪念论文专辑上发

① 《文物》编辑部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给我的信。

表。《文物》编辑部太过奖了，只求一片求教的心，能为读者所共见，那就是莫大的荣幸了。

《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探讨》一文，这是太平天国史上多年争论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商衍鎡《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酈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增订本）两书，都对这问题着重研究。到一九八二年徐川一、周也夫《太平天国曾开女科吗？》，又提出与新版《辞海》编者商榷。我回顾对这个问题四十年探索的经过，是曾经根据新史料的发现探索再探索，一改再改的。因写此文把我四十年代的误据，五十年代初的怀疑，五十年代中的再探索，六十年代初的修订，对商衍鎡、酈纯两书论据的讨论，今天的看法等等向读者汇报，以求指教。

《重考「洪宣娇」从何来？》一文，太平天国史上有个乌有的人物——「洪宣娇」，而写太平天国史的人都记为天王洪秀全妹，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个很有关系的人物，戏剧、小说更把她写成纵横千军万马中的女英雄。我于一九七八年发表《世所传太平天国女英雄洪宣娇是怎样来的》向史学界提出须要商榷的意见。但还没有怀疑到没有这人。提出「洪宣娇」实为「杨宣娇」，否定有「洪宣娇」其人者为钟文典同志。他根据多次赴桂平紫荆、平隘山和武宣东乡等地的调查采访，深入细致博稽记载的研究写了一篇《试说洪宣娇》，把文稿寄给我商讨。我认为论据完全可以成立，但最后结论还须等待文献为之证明，建议赶快发表，后刊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一期。现在，《天兄圣旨》发现证实了钟文典同志的论断，因此，写这篇再考。我在这个问题上，在治学经验上得到两个体会：第一、太平天国史是很复杂的，许多问题稍有不慎，就会陷于错误。而这一个「洪宣娇」问题，竟连太平天国

后期领导者忠王李秀成也犯了讹误，这就更警告我们对太平天国史问题的研究，必须从多方面考虑，和进行多方面的探索才好。第二、太平天国修的史书，除了《太平天日》一种外，今天都还没有发现，要撰著太平天国史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要减少错误，就必须审慎。

此外，《跋周建人先生答绍兴太平天国壁画的信》等五篇，也是对各有关问题的考证。

四

第四辑收董作宾先生著《天历发微》一篇，我与董先生三次讨论天历问题信六篇，我写的《论天历》、《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考补》、《天历的干支比夏历的干支、天历的星期比阳历的星期早一日的问题》、《一条证明天历错前一日始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正月初一日颁行的文献》四篇，共十一篇，都是对天历的研究。

我编辑这一辑有三点微意。第一、天历是一种四季历法。一九二三年设立的改革历法的国际专门委员会，对将近二百种新历设计中，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种，其中一种便是四季历法，被称为国际新历，而我国早在一八五二年已由太平天国实行了这一种历法。它不仅是在中国历法史上富有革命精神又颇合理想标准的历法，而在当时世界历法上也具有进步的意义，并且，对今后世界历法改革上还有参考的价值。这一历法的研究，实奠基于董作宾先生的《天历发微》。我们为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使后人知道，应该把他的著作保存并加以宣扬才是。一九四五年，我編集拙著《太平天国史考证

集〇，蒙董先生欣然同意，允许把他的大著和六封讨论信编为第二辑《天历考》。只因这部拙著流传极少，很少有人得见，所以今天特地编在本书内。第二、对某一种学术研究，曾有什么人研究过，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应该把那些研究成果编集起来，使后来研究者知道，不致浪费宝贵光阴再事重复研究。关于天历错前一日的问题，我与董先生于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讨论两年之久，问题大体解决了，而到五十年代，又有同志在报刊上重复讨论，这就造成浪费了，所以应该把那些研究成果编集起来，以免再来浪费。第三、天历问题，经过日本人田中萃一郎，国内学者郭廷以、谢兴尧、董作宾、荣孟源、曾次亮、赵宋庆等和我先后探索，长达六、七十年，到今天，关于天历的历理、编制根据、价值、因何错前一日及始于何时等问题，可以说都回答出来了。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上是少有的。这项可喜的成果，得来不易，是值得庆幸的。所以，今天把有关论文都编辑起来。

五

第五辑收《天父圣旨》跋、《天兄圣旨》跋等四篇。

《天父圣旨》英国图书馆藏，现存卷三，记天父下凡圣旨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起，至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七月初九日，杨秀清被杀前十八日止。这卷《天父圣旨》记下了不

〇 此书一九四八年上海独立出版社出版。

少太平天国重要史事。如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记天父下凡宣降圣旨，不准洪秀全将「历代史鉴」毁灭，甲寅四年六月初一日记天父下凡宣布《旧遗诏书》、《新遗诏书》「有讹当改」，目前「不用出先」。乙丑五年六月二十八夜，因理东王府事的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和东殿吏部一尚书李寿春在府门听闻女官说「东王若升天，尔们为官的都难了」这句话不向杨秀清报告，就假托天父下凡把这两人斩首示众。又如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记天父下凡「诏曰：『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放烧（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午时，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天父复劳心下凡，降圣旨云：『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诏毕，天父回天。」这是洪秀全给他自己于诛韦昌辉后，杀秦日纲、陈承瑢作根据，和因后来恢复杨秀清名誉而删改的，并非那一天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的原诏。凡此地方，都一一考释，以供今后采用这部文献的同志们参考。

《天兄圣旨》、《天兄圣旨》也是英国图书馆藏，共卷一、卷二两册，记天兄下凡事从戊申年（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九月间首次下凡起至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三月十五日，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前四个多月止。这是太平天国一部十分重要的文献。由于这部文献的发现，对以前的记载，有些要修订，有些要推翻了，有些争论多年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如韩山文（Theodore Hamburg）《太平天国起义记》说萧朝贵首次假托天兄下凡是洪秀全、冯云山回广东时事，到洪秀全回来才予以承认。今按《天兄圣旨》，萧朝贵首次称天兄降托下凡时，洪秀全就住在萧朝贵家中，并且共同串演为神化洪秀全而做的动作。以往所见对金田起义的记载，使人认为金田起义的筹备早已做好了，只等待时

机发动。今按《天兄圣旨》，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正月十五元宵，韦昌辉家还在为他捐得监生举行庆祝。到今年八月，他的父亲韦元玠才同意倾家图谋起义。胡以晄加入拜上帝会比韦昌辉还迟，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天兄下凡才动员他参加革命，到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正月，他才要变卖田产图谋起义。道光三十年春，天兄下凡还屡屡以「勤耕苦种，遵守天条」教育会众。道光三十年夏，拜上帝会还没有公积粮食，会员到平在山总机关来，要叫到一些比较过得去的会员家去吃饭，又恐怕他们怕来往的会员吃完自己的粮食，萧朝贵只得假托天兄下凡来安慰他们。这就可知金田起义的筹备工作并没有做好。《李秀成自述原稿》说萧朝贵「勇敢刚（刚）强，冲锋第一」，人们据此都认为萧朝贵只是一员骁将。今按《天兄圣旨》所记，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神化洪秀全、教育群众、发布指示、控制洪、冯等等作为看来，他乃是杨秀清一类机智多谋的人物，李秀成的记载是片面的。《李秀成自述原稿》记秦日纲为太平天国革命首义七人之一，天王欲立江山，只有他与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六人深知。今案《天兄圣旨》和秦日纲于清道光三十年庚戌六月二十日，即宣布金田起义前半年，始同从广东到来的洪秀全家属洪仁达等人在旧合由天兄下凡把他们的灵魂超升上天堂。那时蒙得恩已是拜上帝会的重要骨干，黄文安等也成为拜上帝会的有名分子，可知李秀成这点记载是错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又说秦日纲「并无是乩才情」，「是乩」，广西潯州、梧州一带方言，等于国语「什么」的意义。「并无是乩才情」，就是「并没有什么才情」。今案《天兄圣旨》，清道光三十年八月，金田起义前林凤祥等在桂平白沙与地主团练斗争，就是秦日纲的「章程」来调动人马的。到太平

天国新开元年二月在武宣县东乡建国时，秦日纲得封为天官正丞相，天兄下凡指示军事，只指示冯云山和他。李秀成说他「并无是也才情」也是错的。又如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说萧朝贵妻杨云娇（Yang Yun-Kiau）在拜上帝会女教徒中至为著名，当时各教友有成语说：「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今按《天兄圣旨》实为胡九妹。这些地方，都要改正的。至于北伐军统帅林凤祥的籍贯，多年争论未休，今按《天兄圣旨》实广西桂平县白沙人。萧朝贵妻为杨宣娇，而不是洪秀全妹，世所传的洪秀全妹「洪宣娇」并无其人，在《天兄圣旨》中也得到证实。几件对太平天国史极有关系的史实，如军师负责制，如金田起义前杨、萧夺取太平天国领导权的斗争，在《天兄圣旨》中，都有所记载。这篇跋文，对此都进行考释，以供今后采用这部文献的同志们参考。

《新遗诏圣书》、《钦定旧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跋，这篇跋文据《旧遗诏圣书》来校对《钦定旧遗诏圣书》，据《新遗诏圣书》来校对《钦定前遗诏圣书》，看出洪秀全修改不少，总计洪秀全所改约有十一项：一、把《旧约》人物改为自已，以为今天下凡作主的根据，二、改违犯太平天国禁律的地方，三、改违反太平天国礼制的地方，四、改违犯中国伦常道德的地方，五、改掉所憎恶的事，六、抬高上帝和耶稣的称谓，七、贬低古代人物，八、把《旧约》的规章改为太平天国制度，九、改用太平天国对事物的称谓，十、改译文用的清朝官职名称为太平天国官职的名称，十一、避讳改字等。洪秀全对《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除了修改原文外，他对凡可以利用的地方，又写了批解，现辑出八十二条，约分为八项：一、反对「三位一体」的神学论，二、为修改基督教圣经作根据及对所改字句的